

香港需要推動文化發展

香港過去二十年走的浮誇式豪宅產業、自由行散貨式經濟產業，衍生出的社會自然便會非常浮誇；因為那些經濟運作模式都是非常要求快速即食、反應快、轉數快；但是思想缺乏深度。這正是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出現的文化現象。看看香港反對派這種奇怪而缺乏深度的思考模式，他們「天真」地以為西方是他們的救星。

要推動科技產業、要推動創意產業、要推動社會發展，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為文化就是思想和溝通。香港現在的困局就是缺乏深度思考和多元溝通的能力。所以香港文化應該如何發展，不單只是一個文化藝術創作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文化必須建基於教育，所以教育教什麼，人們便會知道什麼。你看看年輕人過去幾年出現的情況、出現的問題，你便會知道教育是一個大問題。香港教育是缺乏文化教育的，年輕人對中西文化認知非常薄弱，也不能夠分辨出中國文化的多樣性。被洗腦誤認中國文化是一個落後文化。

香港不可能不是中國的文化一部分，香港人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來自中國不同的省份。香港是中國不同省份文化的大熔爐。你看看飲食便知道，有川菜、有京菜、有粵菜、有潮州菜……什麼類型的中國菜都可以在香港找到，這正正是香港文化的優勢。這種優勢也代表了香港有非常強大的中國網絡。如何利用這個中國網絡去推動。很多時候說一國就等於一個文化，當然並不是。中國文化裏面包含着很多很豐富、不同類型的文化；來自中國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飲食文化



如是見聞
胡恩威

是一個反映，在其他文化上也是一樣。故此我們應該探討香港的文化體制、文化政策；以及目前完全只集中在活動為主的模式，是否合適，是否可行，是否對香港「一國兩制」發展有利？

香港進入大灣區發展，其實是香港人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可以令香港年輕人有更多想像力，不像香港某些低俗傳媒跟年輕人洗腦說的：中國是一個單一的社會，其實這完全是錯誤的。你去看看景德鎮目前發展的情況，任何形式的陶瓷藝術在那裏都非常蓬勃。

香港政府要推動科技，不只是買一些很貴的器材、辦一些活動就可以。它必須明白科技與文化的關係；科技與文化如何產生互動。你看看內地發展科技，很多時候也出現一些文化改變。近年很多年輕人利用數碼平台，進行包括書法、傳統崑曲在內的中國文化的推廣；也結合很多傳統科技，令到中國傳統文化活化起來，形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內地的電視台，會辦一些詩詞節目，而且是主流的節目，讓市民大眾認識傳統詩詞，也帶來一些新的樂趣。

但是這些情況也是一個文化問題，香港人有能力吸收這些文化嗎？香港人除了飲食、吵吵鬧鬧的文化內容外，我們可以提升觀眾的文化水平嗎？這也是香港文化工作者面對的一個困局，就是香港有很多優秀的文化工作者，但是優秀的觀眾、會看戲懂藝術的觀眾，實在太少了。這變成很多時候做藝術要政治掛帥，你要有一個政治態度，你便會吸引怎樣的觀眾群。其實這也是不正常、不健康的。



HK人與事
阿著

上個星期的香港街頭非常熱鬧，很多市民以參與街站簽名的形式，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我在自己加入的不少群組內，都看到市民在分享、呼籲其他人參與「支持人大決定 踢走攞炒議員」的簽名行動。

在其中一個同學群，偶然看見一個街站在招募周末的義工，便報了名，想去第一線感受一下市民心聲。

去的時候是星期天，已是街站行動的最後一日，我的班次被排在下午，簽名行動已接近尾聲。剛到不久，我的簽名板上就收到第一個簽名——來自一個在同一群組內、素未謀面的年輕群友。正在讀博士的他，剛好在街站附近上課，看見訊息，便過來簽名，順便幫我們買了水。「我也很想來幫忙，但因為有課，只能趁課間過來支持一下，你們辛苦了。」他只逗留了很短一段時間，卻也拿着簽名板幫忙收集了幾個簽名。這是那天下午，第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

街站義工見聞

在他的鼓勵下，我也學着資深義工，拿着「支持人大決定 踢走攞炒議員」的宣傳單，展示給路過的人看，若表現出興趣，邀請他們簽名支持。很多市民在看到我遞上的簽名板時，第一反應是笑着點點頭說：已經簽過了。的確，持續了四天的簽名行動，前三天，全港街站就已經收到超過一百一十萬個有效簽名，不少市民早在第一時間，就表達了自己的支持。

也有例外情況。有一個年輕的女士，當我遞上簽名板時，她對我比出了不禮貌的手勢。這時，此前站在我左邊的一個男士，快步走上前，接過簽名板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之後向我比了一個大拇哥。隨後，又有一個看着很年輕、戴眼鏡的女生走過來，簽下自己的名字，也對我比了個讚。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因為看到了剛才那女士對我不禮貌的一幕，才用這樣的方式為我打氣，但他們的眼神和行為釋放出的善意，着實讓我感受到了溫暖。

一位媽媽牽着孩子，簽下自己的名字；一個推着平板車的女人，脫下自己的手套，接過筆簽名，之後再戴上手套推車繼續工作；一位先生簽名後，和他同行的太太指了指

另一位義工說「我剛剛在那裏簽過了」。還有一位老先生扶着一位走路蹣跚的老太太到我面前，「可以簽了。」他說。老太太接過簽名板，鄭重其事地寫下自己的名字，簽完後對我笑了笑，原來老先生自己已經簽過名，這次是專門陪走路不便的太太出來簽名。有一位男士簽名之後，和我聊了很久，認為立法會早就應該把這些害群之馬踢出去。還有一位女士，她認為立法會還是應該有反對的聲音，但絕不認同為反而反以及賣國的行為……

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和聆聽普通市民心聲，太多太多的瞬間，讓我很是感慨。雖然也有冷眼和不表態者，聽聞其他的街站也遇到反對的人士，但總體數量並不多。一同報名來做義工的，還有兩位今年剛大學畢業的港青，她們兩位，一位正準備考警察，一位正考慮大灣區的工作。想要投考警察的那位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搞亂香港的是一小部分人，承擔後果的卻是全部人。所以我想做警察，我想為香港做點什麼。」

第一次做街站義工的我，最後成功收集到接近五十個簽名。半日見聞，體驗良多，獲益良多。

拯救地球



每年萬聖節過後，南瓜燈的去向引起環保問題
資料圖片



英倫漫話
江恆

剛過去不久的萬聖節，你有沒有做南瓜燈？用那種可以煮來吃的真南瓜，如果有，之後南瓜又去了哪裏？扔掉了的話，就犯了環保人士的大忌。

按照英國環保公益組織Hubbub最近的一項調查，儘管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但很多英國家庭仍選擇支付一定的花銷來慶祝節日，包括買來的各種南瓜，雕刻成萬聖節鬼臉的南瓜燈，總數差不多用掉了二千四百萬顆南瓜，以六千六百多萬英國人口來計算，這些南瓜足以為每個人提供一碗南瓜湯。

數字聽起來是不是有些驚人？結果遠不止如此，調查還發現，雖然相當一部分英國家庭擁有自己的花園，但仍有近兩成的人不是把南瓜燈放到花園裏當肥料，而是直接丟進了垃圾桶，另外還有一成半的人認為南瓜根本不是食物，或許由於有些超市將南瓜和萬聖節裝飾品擺在了一起，有些人甚至覺得這些南瓜就是用來做擺設的。

說起來慚愧，我也犯過同樣的錯誤，曾經把萬聖節雕刻過的南瓜燈扔掉，倒不是不知道它能吃，而是覺得在物資極大豐富的今天，沒必要如此節省，況且南瓜並不值錢，扔掉也不覺得可惜，但按照環保人士的標準，這顯然造成了食物的浪費，往嚴重裏說，是對地球的一種破壞。

造成浪費的絕對不止我，記得有一年萬聖節，各家各戶都在「爭奇鬥艷」，其中一家是我迄今見過最為壯觀的場面，從屋頂到地下，大大小小總共擺放了不下五十個南瓜燈，足可以用「南瓜屋」來形容，在微暗的燈光映照下，完美地營造了鬼屋氣氛，以至於周圍不少家庭的大人小孩排隊前來參觀，蔚為一景。我想說的是，在萬聖節之後，這些南瓜燈一夜之間便消失了，相信被吃掉的機率不大，最好的結局就是像鄰近一家，南瓜燈默默地躺在花園角落裏，眼見從枯萎到腐爛，最終成了肥料。

其實在英國，把南瓜燈當垃圾扔掉也很有講究，不能隨隨便便地放進垃圾桶，而是要嚴格按照分類來處理。我所住的社區，政府向每家分發三種不同顏色的輪式垃圾桶，其中綠色的是專門回收廚餘和花

園雜物的，相當於內地網上的熱門詞彙「濕垃圾」，藍色的是回收紙皮、鐵罐和塑膠瓶等可循環利用的，黑色的則是回收除兩者之外其他一般廢物，也就是說，萬聖節後不用的南瓜燈，要統統扔進綠色垃圾桶，如果不按章執行，分鐘要被罰款上百鎊。

當然罰款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督促人們養成良好的環保意識，隨着近些年英國社會越來越重視環保，浪費行為也被輿論加以監督。在兩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講述英國百年老店瑪莎百貨所捲入的一場風波，起因是瑪莎超市出售一款「椰菜花扒」（cauliflower steak）的新鮮蔬菜，每包二點五英鎊（約二十七港元）的花扒，僅放着兩個切片的白色椰菜花、一顆檸檬和一把香草，先不論東西的貴賤，這麼少的東西就套上一個大大的塑膠袋，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更威脅環保。

事實也證明，這種做法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指責屬於過度包裝，而一直以來，商品過度包裝在英國飽受批評，比如新鮮椰子、帶皮的香蕉等完全可以散賣的，卻都要用塑膠袋獨立打包出售，最終塑膠袋被四處丟棄，產生浪費，也造成環境的污染。在輿論壓力下，瑪莎最後決定停售花扒，爭議才得以平息，但事件引發的效應卻經久不散，包括我在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自覺地攜帶環保袋去超市購物，不僅節省金錢，也是為環保出一分力。

這不禁讓我聯想到，從今年四月，英國政府開始執行一項新政策，除了醫院、殘障保護等特殊場所，正式禁止出售及使用一次性塑膠飲筒、塑膠攪拌棒以及塑膠

棉花棒等。據我之後的觀察，英國的麥當勞、星巴克等快餐店裏，確實進行了替換，飲筒全部變成紙質材料，可以拿來循環再利用。雖然缺點是，飲筒放在飲料裏的時間不宜過長，但想到能減少一根塑膠飲筒的污染，又怎會不欣然接受呢。

之所以對塑膠尤為警惕，是由於其對自然造成的破壞格外驚人，這種「白色垃圾」是當前地球的最大公害之一。引述專家的說法，在覆蓋地球面積最大的海洋中，漂浮着大量由塑膠垃圾產生的塑膠微粒（Microbeads），它們極為微小，肉眼看不見，很容易被魚類吃掉，而魚又被人類吃掉，微粒便進入到人體之內，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據估算，如果一個人每天吃海鮮，一年內將接近吞下一點一萬顆塑膠微粒，無疑對健康造成極大損害。

話又說回來，有環保意識是件好事，但不能走向極端，否則會收到反效果。比如，二〇一八年英國成立的環保組織「滅絕叛」（XR），就因為行為極端引來外界惡評如潮。該組織去年十月在全球同步發起抗爭行動，呼籲應對全球變暖，其中在倫敦，環保分子佔領了市中心，不僅與警方發生衝突，甚至向路人大打出手，遭英國媒體形容是「環保瘋子」和製造「血腥的混亂」。

就在去年，英國政府有意推動立法，到二〇二五年將碳排放量目標降為零，但從現在英國滿街仍跑着柴油車、仍用生化燃料發電來看，無疑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特別是英國人平時超愛贈送各種賀卡，禮品包裝更是眼花繚亂，想拯救地球，恐怕要先從減少這些浪費做起。

帶閣樓的房子

一九八〇年代之前，中國美術深受俄羅斯現實主義美學影響，知名畫家何多苓的作品即是一例。「俄羅斯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故鄉。」何多苓曾這樣說。他的個人展覽正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展出三十多年創作生涯的近五十件油畫及素描作品，其中包括根據俄羅斯著名作家契訶夫同名短篇小說創作的四十四幅油畫連環畫《帶閣樓的房子》。

何多苓自稱《帶閣樓的房子》是「最喜歡的作品之一」，極少展出，今次以系列畫作全貌亮相，實為難得。慣常以批評及嘲諷世事著稱的契訶夫，在此部以第一人稱寫成的短篇小說中，一改往日筆調，顯得溫和且充滿詩性。故事講述身為畫家的「我」與閣樓上生活的母女三人相識、往來並最終分離，語言素樸簡潔，無甚花巧，卻綿長深遠。尤其是全篇最末一句，男主角在離去後因想念女主角而追問的那一句「米修斯，你在哪裏？」被視作點睛之筆，暗示那一代人面向未來時的彷徨與憂傷。

何多苓本人自然是契訶夫的忠實讀者，尤其偏愛《帶閣樓的房子》。或許有人認為契訶夫此作過於平淡，看似不知所起又不知所終，但如斯平淡與克制，恰



黛西札記
李夢

恰是何多苓想要的，是他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人的關鍵所在。在創作早期，何多苓曾受到美國當代畫家魏斯啟發，他畫中灰黃與黑白等色調，便是從魏斯描摹鄉野自然的作品中借鑒而來。

有些畫家愈到晚年用色愈暖，另一些則恰恰相反，至晚年愈發冷冽。何多苓顯然屬於後者。在六十六歲那年首次到訪俄羅斯的旅程結束後，他創作「俄羅斯的森林」系列，將自己偏愛的作曲家及藝術家等置於灰黑色的背景中，見出孤獨，甚至些許憂鬱。而在《帶閣樓的房子》連環畫中，用色顯然更加明快生動：鮮亮的草地，少女頭上的紅色飾帶，以及雪白的大地和雪白的樹等，不論構圖與設色都十分搶眼。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幅男主角站在窗口向外探身觀望的情景。男主角背後是一幅有待完成的畫作，主題與風格均與俄羅斯知名畫家列維維極為近似。

據說，契訶夫與列維維曾是親密朋友，經常一同出遊，後來卻因契訶夫創作《帶閣樓的房子》時，以列維維為原型塑造那位男主角，而導致兩位藝術家決裂數年。誰能想到呢，當年的恩怨糾葛竟成為現今創作的靈感之源。世事跌宕，可見一斑。



《帶閣樓的房子》系列作品之一
作者供圖

「漫遊」旺角

朗豪坊現正舉行「TAMASHII FIGURE FES 2020」的香港首個大型（新世紀福音戰士）展覽，展出二點四米高的EVA機體初號機、重現初號機衝破絕對領域一刻的半身頭像，同場還設有近期熱門動漫電影《鬼滅之刃》展區。圖為展場一隅。



市井萬家



中新社